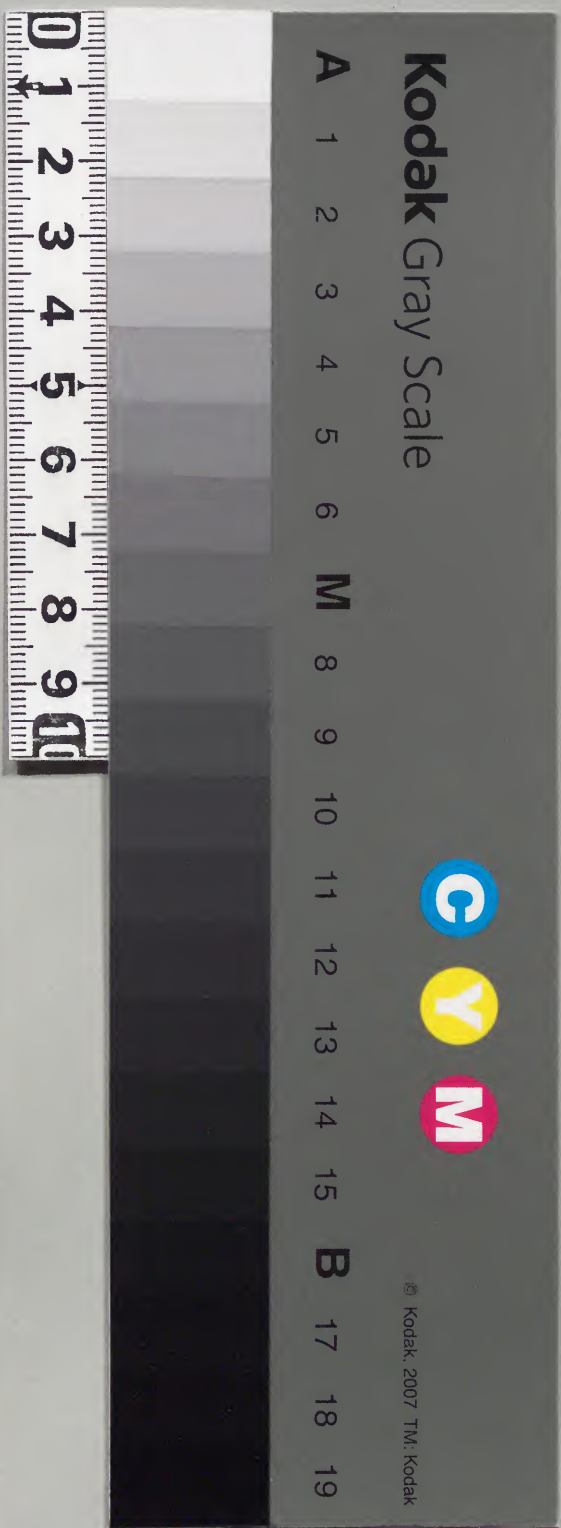


南史

卷三十九之
四十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97)		
函號	別	10	1



南史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淺草文庫

李延壽撰

殷孝祖 族子琰

劉劭

子悛 俊弟子苞

孫孺 俊弟繪

覽

繪子孝綽 繪弟瑱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祿勳父祖宦並不達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宋孝武時以軍功仕至積射將軍前廢帝景和元年為兗州刺史明帝初即位

康熙三十五年

南史卷三十九

列傳

一

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參軍潁川荀僧韶建議銜命
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
屯據津經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
有朝野憂危假命漏刻主上曾不決辰夷凶翦暴國亂
朝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羣迷相扇構造
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幸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
威名若能控濟河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
以垂名竹帛孝祖即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
還都時曹天回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孝祖忽至衆力
不少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

諸軍事御仗先有諸葛亮筒袖鐵幘二十五石弩射
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時
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將王玄謨別悲不自勝
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每戰常以鼓
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
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
日中流矢死追贈建安縣侯諡曰忠

琰字敬珉孝祖族子也父道鸞宋衡陽王義季右軍長
史琰少爲文帝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前廢帝
永光元年累遷黃門侍郎出爲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

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琰乃行府州事明帝泰始元年
以休祐爲荊州會晉安王子勛反卽以琰爲豫州刺史
主人前右軍杜叔寶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無以
自立受制於叔寶二年正月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西討
之築長圍劊攻道於東南角并作大蝦蟇車載土牛皮
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壅十二月琰乃始降時琰有疾以
板自輿諸將帥面縛請罪劭並撫宥之無所誅戮後除
少府加給事中卒官琰性和雅靜素寡嗜慾請前世舊
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爲城
內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楮

彥回並相與友善

劉劭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也祖懷義父穎之位並郡
守劭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仕宋初爲廣州增城令
稍遷鬱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爲寧
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劭隨道隆受沈慶之節
度事平封金城縣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入
直閣先是費沈伐陳擅下剋乃除劭龍驤將軍西工督
護鬱林太守劭旣至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
理樹上甚悅前廢帝卽位爲屯騎校尉又入直閣明帝
卽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逆四方響應劭以本官

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
反叛召勔還都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司馬致討時琰
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未冬勔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
撫將帥以寬厚為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勔所自乘馬
諸將並忿廣之貪冒勔以法裁之勔權笑卽解馬與
廣之及琰請降勔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庶感悅
咸曰來蘇還都拜太子右衛率封鄱陽縣侯遷右衛將
軍行豫州刺史加都督後徵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勔以
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栖息聚石蓄
水髣髴丘中朝士雅素者多往游之明帝臨崩顧命以

爲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廢帝卽位加兵五百人元徽
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土將或勸勔解職勔曰吾執心
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肯必及天道密微避豈
能免桂陽王休範爲亂奄至建鄴加勔使持節鎮軍將
軍置佐鎮扞石頭旣而賊衆屯朱雀航南右軍將軍王
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勔勔戰敗死之
事平贈司空諡曰昭公子俊

俊字士操隨父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
後爲桂陽王征北中兵參軍與齊武帝同直殿內竝爲
宋明帝所親待由是與武帝款好俊本名忱宋明帝多

忌反語劉忱爲臨讎改名俊焉齊武帝嘗至俊宅晝臥
覺俊自捧金澡罐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
納稱此後遷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郡南古江堤久廢俊
脩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棄役奔走俊親率厲之於是
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世同爨俊表其門閭俊強濟有
世調善於流俗蠻王田儻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
義宣爲荊州儻出謁至是又謁俊明帝崩表求奔赴救
帝郡還都吏人送者數千萬人俊人人執手係以涕泣
百姓感之贈送甚厚桂陽之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
父勔於大航戰死俊時遇疾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勔

屍頂復傷缺俊割髮補之持喪墓側冬日不衣絮齊高
帝代勔爲領軍素與勔善書誓俊殷勤抑勉建平王景
素反高帝怒衆俊初免喪高帝召俊及弟愐入省欲使
領支軍及見皆羸削改貌乃止霸業初建俊先致誠節
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後爲廣州刺史襲爵鄱陽縣
侯武帝自尋陽還遇俊驩宴敘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
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備父友之敬齊受禪國
除平西記室參軍夏侯赤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
劉劭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以與運隆替不容復厝意
也初蒼梧廢高帝集議中華門見俊謂曰君昨直邪俊

曰僕昨正直而之急在外至是上謂俊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卿昔在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俊曰臣世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勲非臣所及敢不以實仰答遷太子中庶子領越騎校尉時武帝在東宮每幸俊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武帝卽位改領軍將軍後拜司州刺史俊父勔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爲立碑記俊步道從壽陽之鎮過勔碑拜敬涕泣於州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壘甌山銅壘罇銅豆鍾各二口獻之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俊宅宅盛修山池造甕牖武帝著鹿皮冠披俊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俊至

夜乃去後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
隸之妻不下堂顧謂俊曰此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
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俊起拜謝累
遷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行益州府州
事初高帝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
元四年奉朝請孔顛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畧以
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
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
國之關奧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
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

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人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已布於人使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多以錢貨輕轉少宜更廣鑄

重其銖兩以防人姦高帝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永明八年浚啓武帝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度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竝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徠出云甚可經畧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

俊仍代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監益寧二州諸軍事俊
既藉舊恩尤能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
二州領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瓮餘金物稱是
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武帝晏駕鬱林新立俊奉
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俊付廷尉將加誅戮明帝
啓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海陵卽
位以白衣除兼左戶尚書尋除正明帝立加領驍騎將
軍復故官駙馬都尉俊歷朝見恩遇高帝爲鄱陽王嬖
納俊妹爲妃明帝又爲晉安王寶義納俊女爲妃自此
進姻帝室王敬則反俊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俊兄

弟以父死朱雀航終身不行此路明帝崩東昏卽位改
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如故衛送山陵路經朱
雀航感慟至曲阿而卒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謚曰敬
子

子孺字孝稚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喪毀瘠骨
立宗黨咸異之叔父瑱爲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
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也及長美風采性通和雖家人
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軍法曹行參軍時
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恒與游宴賦詩大爲約所
嗟賞累遷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在御

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梁武帝甚稱賞之後侍
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
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
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遷中書郎兼中書通事
舍人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累遷散騎常侍左戶
尚書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出爲晉陵太守在郡和理
爲吏人所稱入爲侍中後復爲吏部尚書母憂以毀卒
謚曰孝子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
免黜位並不高唯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孺弟覽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位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

常再替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著單布衣家人
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暖得寐及覺知之
號慟歐血梁武帝聞其至性數使省視服闋除尚書左
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
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賊貨覽劾奏免官
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豕行路覽噬家人出爲始興內
史居郡尤勵清節復爲左丞卒官覽弟遵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爲晉安王綱宣惠雲
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王立爲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
自隨蕃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時輩莫及卒官皇

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弟中
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
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
辭章博瞻玄黃成采旣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
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鷁舟乍動朱
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益者三友
此寔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
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其見愛賞如此
苞字孝嘗一字孟嘗悛弟子也父愬位太子中庶子苞
三歲而孤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父悛繪等竝顯

貴其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
相似故心中悲耳因而歔歔母亦悲慟初苞父母及兩
兄相繼亡歿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
不資諸父奉君母朱夫人及所生陳氏竝扇席溫枕叔
父繪常歎服之少好學能屬文家有舊書例皆殘蠹手
自編緝筐篋盈滿梁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
遷右軍功曹累遷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安殿及從
兄孝綽等竝以文藻見知多預宴坐受詔詠天泉池荷
及採菱調下筆卽成天監十年卒臨終呼友人南陽劉
之遴託以喪事從儉苞居官有能名性和直與人交面

折其非退稱其美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繪字士章愷弟也初爲齊高帝行參軍帝歎曰劉公爲不亡也及豫章王嶷鎮江陵繪爲鎮西外兵參軍以文義見禮時琅邪王綱爲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性通悟出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嘿然不答亦無忤意歎其辯速後歷位中書郎掌詔誥救助國子祭酒旬亂撰脩禮儀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湊竟陵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時

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彌爲清綺而繪音采不贍麗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爲表言其事繪須臾便成嶷歎曰彌衡何以過此唯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俯見成人後魏使至繪以辭辯被敕接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隆昌中兄俊坐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之乃免死明帝卽位爲太子中庶子安陸王寶暉爲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實暉妃俊女也寶暉愛其侍婢繪奪取具

以啓聞寶晔以爲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服闋爲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梁武起兵朝廷以繪爲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爲之寒心繪終不受乃改用張欣泰轉繪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及東昏見殺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齎其首詣梁武帝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卒

子孝綽

孝綽字孝綽本名冉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卽孝綽小字也父繪齊

時掌詔誥孝綽時年十四繪常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兼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爲別體梁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爲歸沐詩贈任昉昉報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羞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其爲名流所重如此後遷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荅曰美錦未可便製薄領亦宜稍習頃之卽真武帝時因宴幸令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掌侍宴

於坐作詩七首武帝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
累遷祕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當知用第一
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後爲太子僕掌東宮管記時昭明
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
彭城到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孝綽太
子文章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兼
廷尉卿初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
綽往溉許適見黃臥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
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又與洽同游東宮孝綽自以
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爲廷
尉攜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中丞遣令
史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爲隱
其惡改妹字爲妹孝綽坐免官諸弟時隨蕃皆在荆雍
乃與書論其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訴到氏又寫別本
封至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孝綽免職後武帝
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預焉及武帝爲
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帝以孝
綽詩工卽日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
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
臨賀王長史晚年忽忽不得志後爲祕書監初孝綽居

母憂冬月飲冷水因得冷癖以大同五年卒官年五十
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
言詆訾領軍臧盾大府卿沈僧叟等竝被特遇孝綽尤
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
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五免孝綽辭藻爲後進
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者咸傳誦寫
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行於時
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竝能屬文近古未之
有也其三妹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曠一適東
海徐悱竝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者也悱

爲晉安郡卒喪還建鄴妻爲祭文辭甚悽愴悱父勉本
欲爲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

孝綽子諒字求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
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位中書宣城王記室爲湘東王
所善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
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爲刺已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
予邪從此嫌之

孝綽弟潛字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竝工屬文
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謂孝威也舉秀才累
遷尚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宏麗

晉安王綱鎮襄陽引爲安北功曹史及王爲皇太子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爲陽羨令甚有稱績後爲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除中書郎累遷尚書左丞長兼御史中丞在職多所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出爲臨海太守時政綱踈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下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變入遷都官尚書太清元年出爲豫州內史侯景寇建鄴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及宮城不守孝儀爲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卒孝儀爲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熊早卒孝儀奉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夫嘗失禮時人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五弟孝勝位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紀僭號於蜀以爲尚書僕射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執元帝宥之以爲司徒右長史第六弟孝威氣調爽逸風儀俊舉初爲安北晉安王法曹後爲太子洗馬中舍人庶子率更令竝掌管記大同中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至安陸卒第七弟孝先位武陵王主簿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元帝以爲

黃門郎遷侍中

瑱字士溫繪弟也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竝爲當世所稱時有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竝爲當世第一瑱妹爲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舊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舊畫王形像并圖王平日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媼妣示妃妃視畢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死於是恩情卽歇病亦除差寵姬亦被廢苦因卽以此畫焚之瑱仕齊歷尚書吏部郎義興太守先繪卒

論曰當太始之際二殷去就不同原始要終各以名節自立孝祖翫敵而亡蓋其宜也劉勰出征久撫所在流譽行已之節赴蹈爲期雖古之忠烈亦何以加此俊至性過人繪辭義克舉諸子各擅雕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乎孝綽中菁爲尤可謂人而無儀者矣

南史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南史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南史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

李延壽撰

魯爽

薛安都 從子深

鄧琬

宗越

吳喜

黃回

魯爽小字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彥仁仕晉官至南陽太守義熙元年起義以功為雍州刺史宋武帝討

義熙五年重修

南史卷三十九

列傳

劉毅與宗之因會江陵封南陽郡公自以非武帝舊隸
屢建大功有目疑之志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因與休
之北奔盡室入姚氏頃之病卒父軌一名象齒便弓馬
膂力絕人爲竟陵太守隨父入姚氏及武帝定長安軌
休之北奔魏魏以軌爲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孝武
鎮襄陽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南致誠以殺劉康
祖徐湛之父不敢歸文帝累遣招納許以爲司州刺史
爽少有武藝魏太武知之常置左右及軌死爽代爲荆
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麤中使酒數有過失太武怒將
誅之爽懼密懷歸南許次第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畧仕

魏以軍功爲中書郎封廣陵侯或告太武鄴人欲反復
遣秀檢察并燒石季龍殘餘宮殿秀常乘驛往返是時
病還遲爲太武所詰秀復恐懼太武尋南攻因從度河
先是廣平人程天祚爲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
年助戍彭城爲魏軍所獲以善針術深被太武賞愛封
南安公常置左右恒勸秀南歸秀納之及太武北還與
爽俱來奔文帝悅以爽爲司州刺史秀爲滎陽潁川二
郡太守是歲元嘉二十八年也魏毀其墳墓明年四月
入朝時太武已崩上更謀經略五月遣爽秀及程天祚
等出許洛王玄謨攻碣磔不拔敗退爽亦收衆南還三

十年元凶弒逆南譙王義宣起兵入討爽與雍州刺史臧質俱詣江陵事平以爽爲豫州刺史加都督至壽陽便曲意賓客爵命士人畜仗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爲逾也秀在建鄴元凶謂秀曰我爲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秀爲右將軍使攻新亭秀因此歸順孝武卽位以爲司州刺史加都督領汝南太守孝建元年二月義宣與爽謀反報秋當同舉爽狂酒乖謬卽日便起兵使其衆戴黃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服義宣質聞爽已處分便狼狽同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板義宣及臧質等文曰丞相劉劭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

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縣不聽進使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也質水陸俱下左軍將軍薛安都與爽相遇刺殺之傳首建鄴進平壽陽子弟並伏誅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爲強族族姓有三千家父廣爲宗豪宋武帝定關河以爲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仕魏以軍功爲雍州秦州都統元嘉二十一年來奔求北還構扇河陝文帝許之孝武鎮襄陽板爲北弘農太守魏軍漸強安都乃歸襄陽二十七年隨王誕板安都爲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陝

率步騎居前所向剋捷後孝武伐遼安都領馬軍與柳元景俱發孝武踐阼除右軍將軍率所領騎爲前鋒直入殿庭以功封南鄉縣男安都初征關陝至曰口夢仰視天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等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夢天門開乃中興之象邪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爲大司馬參軍犯罪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卽日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遙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車給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旣回馬元景

復呼之令下馬入車因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爲朝廷勳臣云何放恣輒於都邑殺人非惟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相宥因載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元年除左軍將軍及魯爽反叛遣安都及沈慶之濟江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世梟猛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斬顏良不是過也進爵爲侯時王玄謨拒南郡王義宣滅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爲支軍義宣遣將劉謏及臧質攻玄謨玄謨命衆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賊

陣右橫擊陷之賊遂大潰轉太子右衛率大明元年魏
軍向無鹽遣安都領馬軍東陽太守沈法系統水軍並
授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時魏軍已去坦求回軍討任榛
見許會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
白衣領職坦繫尚方任榛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
聚棘榛深密難爲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屢爲人患安都
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景和元年爲平北將軍徐州
刺史加都督明帝卽位安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時安
都從子索兒在都明帝以爲左軍將軍直閣安都將爲
逆遣報之又遣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將軍柳光世亦

與安都通謀二人俱逃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
青州刺史沈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並皆同反明帝遣
齊高帝率前將軍張永等北討所至奔散斬薛索兒時
武衛將軍王廣之領軍隸劉劭攻殷琰於壽陽道固部
將傅靈越爲廣之軍人所禽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
賊何不卽殺時生遂詣劭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
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劭又問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
草間靈越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
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
求活動壯其意遂還建鄴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郊

一終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奏啓事請明帝歸款索兒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降帝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安都懼不免罪遂降魏

深安都從子也本名道深避齊高帝偏諱改焉安都以彭城降魏親族皆入北高帝鎮淮陰深遁來委身自結於高帝果幹有氣力宋元徽末以軍功至驍騎將軍軍主封竟陵侯沈攸之之難齊高帝入朝堂豫章王嶷代守東府使深領軍屯司徒右府分備建鄴袁粲據石頭

豫章王嶷夜登西門遙呼深深驚起率軍赴難高帝即位除淮陰太守尋爲直閣將軍轉太子左率武帝即位遷左衛將軍隆昌元年爲司州刺史右將軍卒

鄧琬字元琰豫章南昌人也父胤之宋孝武征虜長史光祿勳孝武起義初琬爲南海太守以弟瓊與臧質同逆遠徙仍亭廣州父之得還歷位丹陽丞大明七年車駕幸歷陽追思在蕃之舊擢琬爲給事黃門侍郎明年出爲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賜內史行江州事前廢帝以文帝孝武並次居第三以登極位子勛次第既同深致嫌疑因何邁之謀乃遣使齎藥賜死使至子勛典

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等馳以告琬泣涕
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當以
死報効景和元年冬子勛戎服出廳事宣旨欲舉兵四
坐未荅錄事參軍陶亮曰請効死前驅衆僉奉旨會明
帝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
佐史僉喜造琬曰暴亂旣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
大慶琬以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有符孝武理
必萬剋乃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
事耳衆僉駭愕琬與陶亮等繕甲器徵兵四方郢州刺
史安陸王子綏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太守尋陽
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顗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蕭
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
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吳郡太守顧
琛吳興太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熙
僉同叛逆琬乃建牙於桑尾傳檄建鄴購明帝萬戶侯
布絹二萬疋金銀五百斤其餘各有差明帝遣荊州典
籤邵宰乘驛還江陵經過襄陽袁顗馳書報琬勸勿解
甲并奉勸子勛卽僞位琬乃稱說符瑞令顧昭之撰爲
瑞命記造乘輿御服立宗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后璽
令羣僚上僞號於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卽位於壽

陽城收景和三年爲義嘉元年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
稱萬歲取子勛所乘車除腳以爲輦置僞殿之西其夕
有鴟棲其中鴟集其幟又有禿鷲鳥集城上拜安陸王
子綏爲司徒因雷電晦冥震其黃閣柱鴟尾墮地又有
鴟棲其帳上玃性鄙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
校至是父子並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
奕日夜不休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
嗣等三人羣小競爲威福士庶忿怨內外離心矣明帝
遣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吳興太守張永爲繼
尚書下符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不得

去加侵犯若有逼損誅翦無貸玃遣孫冲之等前鋒一
萬據赭圻冲之於道與子勛書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
請速遣陶亮衆軍相接分據新亭亮本無幹略聞建安
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及孝祖中流矢死沈
攸之代爲前鋒冲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
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明帝遣員
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衆軍奮擊大破之玃
又遣豫州刺史劉胡來屯鵠尾胡宿將攸之等甚憚之
胡鄉人蔡那佼長生張敬兒各領軍謀攸之在赭圻胡
因與那等共語那等說令歸順胡回軍入鵠尾無柰權

略建安王休仁自武檻進據楮圻時胡等兵衆強盛遠
近疑惑明帝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彥回至武檻
選用將帥以下申謙杜幼文因此求黃門沈懷明劉亮
求中書郎建安王休仁即使彥回擬選上不許曰忠臣
殉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朝典豈爲下之節沈攸之等
與劉胡相持久不決上又遣強弩將軍任農夫等領兵
繼至攸之繕脩船舸板材不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
片榜供胡軍用俄而風潮奔迅榜突柵出江胡等力不
能制趨流而下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袁顛
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樓船千艘來入鵠尾張興世建議

越鵠尾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累攻之不能剋乃遣龍
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陳慶至錢
溪不敢攻越溪於梅根立砦胡別遣將王起領百舸攻
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顛更使胡攻興世休
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俊長生劉靈遺劉伯符等進攻濃
湖造皮艦千乘拔其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顛被攻急
馳信召胡令還張興世旣據錢溪江路阻斷胡軍乏食
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爲錢溪所破
夜走徑趣梅根顛聞胡走亦棄衆西奔至青林見殺琬
惶擾無計時張悅始發兄子浩喪乃稱疾呼琬計事令

左右伏甲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至謀斬晉安王封府
庫以謝罪悅曰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
右震懼不能應第二子詢提刀出餘人續至卽斬琬悅
因齎琬首詣建安王休仁降蔡邕子道深以父爲明帝
効力被繫作部因亂脫鑲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詣
軍至江州斬子勛於桑尾牙下傳首建鄴劉胡走入河
竟陵郡丞陳懷直憲子也斷道邀之胡人馬旣疲困因
隨懷直入城告渴得酒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
送建鄴張興世弟僧彥追殺懷直取胡首竊有其功荆
州聞灤湖平更議奉子頊奔益州就蕭惠開典籤阮道

預邵宰不同曰雖復欲西豈可得至遣使歸罪荆州中
從事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入城執子頊以降

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胡及長
單名胡焉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
甚畏憚之明帝卽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
劉胡來便止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爲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
襄陽襄陽多雜姓越更被黜爲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爲
蠻所殺越於市中刺殺讐人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爲
隊主蠻有爲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

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元嘉二十四年啓文帝求復次門移戶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侵魏領馬幢隸柳元怙有戰功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荅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孝武卽位以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臧質魯爽反朝廷致討越戰功居多追奔至江陵時荊州刺史朱脩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方尋被宥追論前功封范陽縣子大明三年爲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

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改封始安縣子前廢帝景和元年進爵爲侯召爲游擊將軍直閣領南濟陰太守改領南東海太守帝凶暴無道而越譚金童太一僉爲之用命誅戮羣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克物其家越等武人羸強識不及遠感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時南巡明旦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明帝因此定亂明晨越等僉入被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

官如故越等既爲廢帝盡心慮明帝不能容之上接待
雖厚內益懷懼上意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曰卿遭
離暴朝勤勞日久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
疑及聞此言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
具白帝即日下獄死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
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
代殷孝祖爲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心益懼攸之歎
曰宗公可惜故有勝八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
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
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譚金在襄陽時與薛安都有

舊後出新野居牛門村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副安
都排墜陷陣氣力兼人孝建三年爲屯騎校尉直閣領
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羣公金等益爲之用
封金平都縣男童太一宜陽縣男沈攸之東興縣男越
州里又有武念佼長生曹欣之蔡邕以將帥顯武念
位至南陽太守長生寧蠻校尉曹欣之驍騎將軍蔡邕
見子道恭傳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明帝減爲喜出身爲領
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
寫既畢闇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

一見卽寫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人入爲主書薦喜爲主書吏進爲主圖令史文帝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帝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文帝請喜自隨爲孝武所知稍遷至河東太守殿中御史明帝卽位四方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悅卽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不當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隨沈慶之累經軍旅性旣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旣見驅使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剋捷遷步兵校尉封竟陵縣侯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尋陽太守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除右軍將軍淮陽太守兼太子左衛率五年轉驍騎將軍太守兼率如故其年大破魏軍於荆亭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魏軍加都督豫州諸軍事明年還建鄴初喜東征白明帝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卽於東臬斬東土旣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琛王曇生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平荆州恣意剽虜贓私萬計又嘗對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

益不悅後壽寂之死喜內懼因乞中散大夫上尤疑之
及上有疾爲身後之慮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
上召入內殿與言諱酬接甚款賜以名饌並金銀御器
敕將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
停凶禍之室故也及喜死發詔賻贈子徽人襲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使稍至傳教減質
爲郡轉爲齋師及去職以回自隨質討元凶回隨從有
功免軍戶後隨質於梁山敗走被錄遇赦因下都於宣
陽門與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被鞭二百付右
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爲戶伯奉事明寶

竭心盡力明寶尋得原散委任如初啓免回以領隨身
隊統知宅及江西墅事性巧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
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爲劫
盜會明帝初卽位四方反叛明寶啓帝使回募江西楚
人得快手八百隸劉勔西討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
縣男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
齊高帝於新亭創詐降之計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
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卽日斬休範事平進
爵爲侯改封聞喜縣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二
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前討城平之日回軍

先入又以景素讓張敬兒奴倪奴明年遷右軍將軍沈攸之反以回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率衆出新亭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於石頭不從齊高帝回與新亭諸將任候伯彭文之王宜興等謀應粲攻高帝於朝堂事既不果高帝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斬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嘗舞刀楯回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明帝泰始中爲將在壽陽間與魏戰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至是爲屯騎校尉見殺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兗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公徙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齊高帝以回專殺終不附已乃使召之及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止不肯住及至見誅回旣貴祇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之供送以此爲常回同時爲將有南郡高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意者輒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高帝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論曰凶人之濟其身業非世亂其莫由焉魯爽以亂世之請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安都自致奔亡亦

爲幸矣鄧琬以亂濟亂終致顛隕宗越彙稔惡盈旋至
夷戮各其職也吳喜以定亂之功勞未酬而禍集黃回
以助順之志福未驗而災生唯命也哉

南史卷四十終

列傳第三十一

南史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李延壽撰

齊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始安王遙光

曲江公遙欣

安陸昭王緬

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赤斧

衡陽公謹

子穎胃
穎達

臨汝侯坦之

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於雷次宗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荅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仕宋位安定太守卒齊建元元年高帝追加封諡無子高帝以第十一子鈞繼

鈞字宣禮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當以五色餅餽之不肯食曰須侍媵差年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卽敕外如先給通幃車雉尾扇等事事依正王區貴人卒

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尪羸骨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籤曹道人具以聞武帝卽幸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褚綦曰昨見衡陽猶奇毀損卿可數相撫悅先是貴人以華釵厨子并翦刻錦繡中倒炬鳳皇蓮芰星月之屬賜鈞以爲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嗷咽見者皆爲之悲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遊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爲文學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

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荅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効爲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釣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荅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見賞如此歷位祕書監延興元年爲明帝所殺明帝立以永陽王子瑛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瑛字雲與武帝第二十七也初封義安郡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見害復以武陵昭王曄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也仕宋位奉朝請卒高帝卽位追加封諡三子長鳳次鸞是爲明帝次紆是爲安陸昭王鳳字景慈仕宋位正員郎卒高帝卽位諡靖世子建武元年明帝追尊道生爲景皇妃江氏爲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脩安追封鳳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爲神鳥而改鸞鳥爲神雀子遙光嗣

始安王遙光字元暉生而蹙疾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
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遙光襲爵位中書郎明帝輔政
誅賞諸事唯與遙光共謀議勸明帝併殺高武諸子弟
見從建武元年爲揚州刺史三年進號撫軍將軍好吏
事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
與明帝久清閑言畢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太子不
悅學唯曼遊是好朝議令蔡仲熊爲太子講禮未半遙
光從容曰文義之事此是士大夫以爲伎藝欲求官耳
皇太子何用講爲上以爲然乃停講永泰元年卽本號
爲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疾漸甚

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
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卽本號
開府儀同三司遙光多忌人有餉履者以爲戲已大被
嫌責劉繪嘗爲牋云智不及葵亦以忤旨旣輔東昏潛
結江祏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
相影響遙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遙欣急下潛謀將發而
遙欣病死江祏被誅東昏召遙光入殿告以祏罪遙光
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行
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弟遙昌先卒壽春豫州
郟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荊州

南史卷四十一 齊紀一 四二
衆力送者甚盛東昏誅江祏後慮遙光不自安欲轉爲
司徒還第召入喻旨遙光慮見殺收集荆豫二州部曲
於府東門衆頗怪其異莫知其指趣也遙光召親人丹
陽丞劉渢及城局參軍劉晏中兵參軍曹樹生等并諸
僮楚欲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尚方
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至便勸遙光令
率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曰公但乘輿隨後反掌
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至聽事停輿
處分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
內自變及日出臺軍稍至遙光於是戒嚴赦都下領軍

蕭紐之屯湘宮寺鎮軍司馬曹武屯青溪大橋太子右
率左興盛屯東府門東籬門衆軍圍東城遙光遣垣歷
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北殺軍主桑天愛初遙光問諮
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不從旣而暢與撫軍長史沈昭
略奔臺人情大沮又垣歷生從南門出戰爲曹武所禽
請武曰卿以主上爲聖明梅茹爲賢相者則我當死且
我今死卿明亦死遂殺之遙光聞歷生見獲大怒於牀
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
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令人反拒左右並踰屋出臺軍
王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匍

下牀軍人排闥入斬之遙光舉事四日而卒舉事之夜
月蝕識者以月爲大臣蝕而旣必滅之道未敗之夕城
內皆夢羣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爲異臺軍入城
焚屋宇且盡遙光幼時甚貞正明帝傾意待之東昏爲
兒童時明帝使與遙光共齋居止呼遙光爲安兄恩情
甚至及遙光誅後東昏登舊宮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
安兄乃嗚咽左右不忍視見思如此天下知名之士劉
渢渢弟謙陸閑閑子絳司馬端崔慶遠皆坐誅

曲江公遙欣字重暉始安王遙光弟也宣帝兄西平太
守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爲曾孫遙欣髫鬣中便疑然明

帝謂江祐曰遙欣雖幼觀其神彩殊有局幹必成令器
未知年命何如耳安陸昭王綯曰不患其兄弟不富貴
但恐綯不及見耳言之慘然而悲始年七歲出齋時有
一左右小兒善彈飛鳥無不應弦墜落遙欣謂曰凡戲
多端何急彈此鳥自空中翔飛何關人事無趣殺此生
亦復不急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時少年通好此事
所在遂止年十五六便博覽經史弱冠拜中書郎明帝
入輔遙欣與始安王遙光等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
其人由是朝野輻奏軒蓋盈門延興元年明帝以遙欣
爲兗州刺史時豐城公遙昌亦出鎮壽春帝於便殿密

南史卷四十一 列傳 六
宴始安王遙光亦在座帝慘然謂遙欣曰昭王云不慮
汝兄弟不富貴而言不及見如何因悲慟不自勝君臣
皆嗚咽侍者雨淚及泊歐陽岸忽謂左右曰比何都不
見彈左右云有門生因彈見勗遂以此廢所在皆止遙
欣笑曰我小兒時聊復語耳那復遂斷邪建武元年進
號西中郎將封聞喜縣公遷荊州刺史加都督改封曲
江公明帝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爲
揚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在外威權并在其門遙欣好勇
聚畜武士以爲形援永泰元年詔遙欣以本官領雍州
刺史寧蠻校尉移州鎮襄陽魏軍退不行卒贈司空諡

康公葬用王禮

子幾字德玄年十歲便能屬文早孤有第九人金幼幾
恩愛篤睦聞於朝廷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
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公故吏也每見幾謂
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重出及公則卒幾爲之誄
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搏曰昨見賢甥楊
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位中書
侍郎尚書左丞末年高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
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爲之記卒于官子清亦有文才位
永康令遙欣弟遙昌字季暉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位

豫州刺史卒諡憲公

安陸昭王純字景業善容止仕宋位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爲五兵尚書出爲吳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純留心辭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顧問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皆無恨爲百姓所畏愛及卒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爲立祠諡曰昭侯明帝少相友愛時爲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職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純靈輒慟絕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司徒安陸王子寶晳嗣永元元

年改封湘東王東昏廢寶晳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既而城內逸款于梁武帝宣德太后臨朝拜太常不自安謀反及弟江陵公寶賢齊城公寶宏皆伏誅

新吳侯景先高帝從子也祖愛之員外郎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孤有至性隨母孔氏爲舅氏鞠養高帝嘉之常相提攜及鎮淮陰以景先領軍至自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武帝爲廣興郡啓高帝求景先同行除武帝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遂建元元年爲太子左衛率封新吳縣伯見委任勢傾天下景先本名道先乃改爲景先以避上諱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

車久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轅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
兩人脫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祚詔以
景先爲兼領軍將軍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矚拜還未
至府中門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轅事邪景先奉
謝景先事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陽樓召
景先語故舊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軍車駕
射雉郊外景先常甲仗從廉察左右尋進爵爲侯如昇
明中沈攸之於荊州舉兵武帝時鎮江州益城景先夜
乘城忽聞壘中有小兒呼蕭丹陽未測何人聲聲不絕
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卽

窮討之了不見明且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
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攸之首至及
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爲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益
城壘空中言耳後假節司州諸軍事卒謚曰忠侯子毅
位至中郎司馬性奢豪好弓馬爲明帝所疑忌王晏事
敗并陷之

南豐伯赤斧高帝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軍父
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以和謹爲高帝所知高帝輔
政爲黃門侍郎淮陵太守順帝遜位于丹陽故所立宮
上令赤斧輔送至因留防衛薨乃還後爲雍州刺史在

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武帝親
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遷給事中太子詹事卒
於家貧無絹爲衾武帝聞之愈加惋惜謚懿伯子穎胄
襲爵

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祕書郎高帝謂赤斧曰
穎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
遭父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武帝有詔慰勉之賜以
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穎胄好文
義弟穎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穎胄詩
合旨上謂穎胄曰卿文第武宗室便不乏才上以穎胄

勲戚子弟自中書郎除左軍將軍知_以內文武事得入
便殿出爲新安太守吏人懷之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
遷衛尉明帝廢立穎胄從容不爲同異乃引穎胄預功
建武二年進爵爲侯賜以常所乘白榆牛明帝每存儉
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
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
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
壞酒鎗恐宜移_此器也帝甚慙後爲廬陵王後軍長
史廣陵太守行竟州府事是年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
懼敕穎胄移居人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度穎胄以

魏軍尚遠不卽施行魏軍亦尋退仍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和帝爲荊州以穎胄爲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事時江祏專執朝權此行由祏穎胄不平曰江公盪我輩出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廝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梁武帝帝時爲雍州刺史將起兵慮穎胄不同遣穎胄親人王天武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弁襲荆雍書與穎胄勸同舉兵穎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帝寵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武帝復追天武齋書與穎胄設奇略以疑之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荊州同舉山陽至累不敢入城穎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不可必制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武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亦勸焉穎胄乃斬天武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勒兵斬之傳首于

梁武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穎冑有器局既唱大
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
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穎冑因取此龍以充軍實乃歎
曰往年江祏斥我至今始知禍福之無門也十二月移
檄建鄴三年正月和帝爲相國穎冑爲左長史進號鎮
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武屢表勸和帝卽尊號穎
冑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
南北郊州府門城悉依建康官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
堂爲蘭臺南郡太守爲尹建武中荆州大風雨龍入栢
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
是以爲嘉福殿中興元年三月穎冑爲侍中尚書令監
八州軍事荆州刺史留衛西朝以弟穎達爲冠軍將軍
及楊公則等率師隨梁武圍郢城穎達會軍於漢口與
王茂曹景宗等攻陷郢城梁武進漂州使與曹景宗破
東昏將李居士又從下東城初梁武之起也巴東太守
蕭惠訓子瓚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荆州敗輔
國將軍任漾之於峽口穎冑遣軍拒之而梁武已平江
郢建康時穎冑輔帝主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
肉膾至三十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瓚等憂愧發疾
而卒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時梁武圍建康

任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亦祕不發喪及建康平
蕭瓚亦衆懼而潰和帝乃始發喪詔贈穎胄丞相前後
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輜輶車黃屋左纛梁天監元
年追封巴東郡公喪還武帝車駕臨哭渚次葬依晉王
導齊豫章王故事諡曰獻武

弟穎達少好勇使氣穎胄齊建武末行荊州事穎達亦
爲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因
與兄穎胄舉兵穎達弟穎孚自建鄴爲廬陵人脩景智
潛引與南歸穎孚緣山逾嶂僅免道中絕糧後因食過
飽而卒建康平梁武帝以穎達爲前將軍丹陽尹及受

禪贈穎孚右衛將軍封穎達作唐侯位侍中衛尉卿出
爲豫章內史意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
氣不悅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
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爲何忽復勸我酒舉坐驚愕帝謂
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
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幾遷
江州刺史少時懸匏歸化穎達長史沈瑀等苛刻爲盜
所害衆頗疑穎達或傳謀反帝遣直閣將軍張豹子稱
江中討盜實使防之穎達知朝廷之意唯飲酒不知州
事後卒於左衛將軍諡康侯子敏嗣位新安太守好射

雉未嘗在郡辭訟者遷於畝焉後張弩損腰而卒第七子敦太清初爲魏興太守梁州刺史宣豐侯循以爲府長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張騫墳欲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椎埋者懼而退敦謂無此理求目監督及開唯有銀鏤銅鏡方尺敦時居母服清談所貶衡陽公諶字彥孚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清員外郎父仙伯桂陽國下軍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諶就武帝宣傳謀計留爲腹心昇明中爲武帝中軍刑獄參軍南東莞太守以勞封安復縣男建元初武帝在東宮諶領宿衛高帝殺張景真武帝令諶啓乞景真命高帝不悅諶懼而退武帝卽位除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領御仗主齋內兵仗悉委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爲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武帝臥疾延昌殿諶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諶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卽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宿出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丁母憂敕還本位守衛尉明帝輔政諶回附明帝勤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無護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

服謚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爲公甲仗五十
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
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衡陽郡公明帝初許事起用
謚爲揚州及有此授謚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王晏聞
之曰誰復爲蕭謚作甌筋者謚恃勳重干豫朝政明帝
新卽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謚言深相疑阻二
年六月上華林園宴謚及尚書令晏等數人盡歡坐罷
留謚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
數謚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
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
甌與人邪今賜卿死謚謂智明日天去人亦復不遠我
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
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謚爲崇詔乃顯其過惡收
付廷尉謚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謚云相不減高帝謚
喜曰感卿意無爲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謚兄誕字彥
偉永明中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廸之同乘行車前
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
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年歷徐司二州刺史明
帝立封安復侯徵爲左衛將軍上欲殺謚以誕在邊鎮
拒魏故未及行魏軍退六旬謚誅遣梁武帝爲司州別

使誅誕誕子稜妻江淹女字才君聞誕死曰蕭氏皆盡
妾何用生慟哭而絕誕弟誅字彥文與誕同豫廢立封
西昌侯位太子左衛率誅誕之日輔國將軍蕭季敞啓
求收誅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誅徐曰已死之人何
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邪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
麤猛無行善於彌縫高帝時爲誕所獎說故累爲郡守
在政貪穢誕輒掩之後爲廣州刺史白日見誅將兵入
城收之少日果爲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
爲蛭所啣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爲村人所斬論者
以爲有天道焉

臨汝侯坦之字君平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濟太中大
夫父欣祖武進令坦之與蕭誕同族爲東宮直閣以勤
直爲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
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
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難得入內見皇
后帝於宮中及出後堂雜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
之僕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
爲耳目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勳封臨汝縣男少帝微
聞外有異謀憚明帝在臺內敕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
光殿露著黃敝禪跂牀垂脚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

晏蕭謀欲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所聞云何坦之嘗作
蘭陵令故稱之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
子邪昔元徽獨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近政坐在殺孫
越杜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朝貴不
容造以論政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可以尼姥言爲信
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外寧肯復
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作事莫在
人後帝以爲陰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文季夜遣
內左右密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
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勳坦之曰官遣誰送帝曰內

左右坦之曰官若詔敕出賜令舍人主書送往文季寧
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遣耳帝又夜醉乘馬從西
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
連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昌殿
璫瑁牀上臥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
至請譬良久乃眠時明帝謀廢殺旣與蕭謀及坦之定
謀少帝腹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
謀未能發始與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
都謀欲待二蕭至藉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
坦之坦之馳謂謀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

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第有
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謀惶遽明日遂
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即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孝武元年
遷左衛將軍進爵爲侯東昏立爲侍中領軍將軍永元
元年母憂起復職加將軍置府江祏兄弟欲立始安王
遙光密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
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及
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禪踰墻走逢
臺遊邏主顏端執之坦之謂曰始安作賊遣人見取向
於宅奔走欲還臺耳君何見錄端不荅而守防逾嚴坦

之謂曰身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爲得罪朝廷
若不信自可步往東府參視亦不荅端至小街審知遙
光舉事乃走還未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日乞垂
將接坦之曰向語君何所道豈容相欺端以馬與坦之
相隨去比至新亭道中收遙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
弁有麤仗乃進西掖門開鼓後得入殿內其夕四更主
書馮元嗣叩北掖門告遙光反殿內爲之備旦曉召徐
孝嗣入左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
勸戎服約慮外軍已至若戎衣或者謂同遙光無以自
衛乃朱服而入臺內部分旣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遙

光事平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爲公垣
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癭剛很專執羣小畏
而惜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圍
垣之宅誅之垣之從兄翼宗爲海陵郡將發垣之謂文
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垣
之告之文濟曰政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存質
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原其死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垣
之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誅曰有齊宗室唯始安之後克昌明帝取之以非道遙
先濟之以殘酷其卒至顛仆所謂亦以此終者也穎胃
荊州之任蓋惟失職及其末途倚伏豈預圖之所致乎
謀與垣之俱應顧託旣以傾國亦以覆身各其宜矣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南史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李延壽撰

齊高帝諸子上

豫章文獻王嶷

子子廉 子範 子乾

子恪

子操

子範 子雲

齊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嶷謝賁填
生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大妃生武陵昭王暉任
太妃生安成恭王暉陸脩儀生鄱陽王鏘晉熙王鉉袁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南史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李延壽撰

齊高帝諸子上

豫章文獻王嶷

子子廉

子範

脩容生桂陽王鑠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鐸區
貴人生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
人生南平王銳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
衡陽王鈞出繼高帝兄元王後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高帝第二子也寬仁弘雅有大
成之量高帝特鍾愛焉仕宋爲尚書左戶郎錢唐令高
帝破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嶷爲晉壽縣侯後爲
武陵內史時沈攸之跋伐荊州界內諸蠻遂反五溪禁
斷魚鹽羣蠻怨怒酉溪蠻王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
賧千萬頭擬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篡立頭擬子

田都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至都城下嶷遣隊
主張英兒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立而婁侯亦歸附嶷
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蠻衆乃安入爲宋順帝
驃騎從事中郎請司徒袁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高
帝在領軍府嶷居青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
內嶷令左右儻刀戟於中庭蒼梧從牆間窺見已有備
乃去高帝憂危旣切腹心荀伯玉勸帝度江比起兵嶷
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
兵鮮有剋勝於此立計萬不可失及蒼梧殞高帝報嶷
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順帝卽位轉侍中摠宮內直

衛沈攸之之難高帝入朝堂嶷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
及袁粲舉兵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嶷遣帳內
軍主戴元孫二千人隨薛道深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
元孫預焉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爲城防實以爲
內應也嶷知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
皆已亡去上流平後武帝自尋陽還嶷出爲都督江州
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仍徙鎮西將軍都督荆
州刺史時高帝作輔嶷務存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及至
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嶷書曰舊楚蕭條仍歲
多故政荒人散寔須緝理公臨莅南爾英風惟穆江

來蘇入荒慕義庾亮以來荆州無復此政古人云
有成而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初沈攸之欲聚衆開人
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衆嶷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
囚五歲刑以下不違臺者皆原遣以市稅重多所寬假
百姓甚悅禪讓之間武帝欲速定大業嶷依違其事默
無所言建元元年高帝卽位赦詔未至嶷先下令蠲除
部內昇明二年以前逋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州刺
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豫章郡王會魏軍動
詔以嶷爲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尋給油
絡俠望車二年給班劍二十人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

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三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
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
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穀過賤聽人
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羣亡命積年鼓
行爲賊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
連討不禽末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先叛
結砦於三溪依據深險嶷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爲義陽
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爲禮遺於坐斬首其黨皆散四
郡獲安入爲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都督二州侍中如
故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嶷以將

還都修解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齎府州物出城發
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嶷發江陵感疾至都未
瘳上深憂慮爲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
上幸東府設金石樂使乘輿至宮六門武帝卽位進位
太尉增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劔三十人建元中武帝以
事失旨高帝頗有代嫡之意而嶷事武帝恭悌盡禮未
嘗違忤顏色故武帝友愛亦深性至孝高帝崩哭泣過
度眼耳皆出血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宋武
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準嶷上
表請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爲恒制從之嶷不參朝務

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中宋元嘉制諸王入
齋閣得白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衣自
此以來此事一斷上與疑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
元嘉疑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待
宴焉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並
不見許又啓曰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往歲作小眠齋
皆補接爲辦無乖格制要是禋栢之華一時新淨東府
又有此齋亦爲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所未
安訊訪東宮玄圃乃有栢屋制甚古拙臣乃欲壞取以
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旣多不可見移亦恐外
物或爲異論不審可有垂誅送東府齋理不上答曰見
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爲作煩長啓事竟不
從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疑求解太傅不許疑常慮
盛滿又因官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
畢汝一世無所多言武帝卽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
遣疑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
兵執牛推問疑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政
在寬厚故得朝野歡心四年唐寓之賊起疑啓上曰此
段小寇出於凶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
甚不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但頃小大士庶每以

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捷籍檢功巧督郵簡小塘藏
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
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宇宙之內何可周洗公家何嘗不
知人多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爲耳爲此者實非
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能伏理
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凶迷相類止於一處何
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紘紘上荅曰欺巧那可容宋世
混亂以爲是不蚊蟻何足爲憂至今都應放滅吾政恨
其不辯大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聽復籍注是時
武帝奢侈後宮萬餘人宮內不容太樂景第暴室皆滿
猶以爲未足疑後房亦千餘人潁川荀丕獻書於疑極
言其失疑咨嗟良久爲書荅之又爲之減遣不字令哲
後爲荊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云西曹荀
君不報書曰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長
史且人之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邪相
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都造敵臨事僕必
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
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實於此敬宜於是直
題云長史王君時尚書令王儉當朝丕又與儉書曰足
下建高人之名而不顯高人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

及南郡綱紀啓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請罪丕自申乃免又上書極諫武帝言甚直帝不悅丕竟於荊州獄賜死徐孝嗣聞其死曰丕縱有罪亦不應殺數千年後其如竹帛何五年嶷進位大司馬八年給阜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嶷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脩理之武帝嘗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瓛講禮顧慙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彦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爲樂上大賞之他日謂嶷曰臨川爲善遂至於斯嶷曰此大司馬公之次第安得不爾上仍以玉如意指嶷曰未若皇帝之次第爲善最多也嶷常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世以來侯王子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哉稱疾不利住東城累求還第令世子子廉代鎮東府上數幸嶷弟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岡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永明末車駕數遊幸唯嶷陪從上嘗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嶷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也嶷對

南史卷四十二
及傳
日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賜以
魏所送鹽車每幸第不復屏人敕外監曰我任大司馬
第是還家耳嶷妃庾氏嘗有疾瘳上幸嶷邸後堂設金
石樂官人畢至登桐臺使嶷著烏紗帽極日盡歡救嶷
備家人之禮嶷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
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
矣上口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
執流涕十年上封嶷諸子舊例王子封千戶嶷欲五子
俱封啓減人五百戶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五百
萬營功德薨年四十九其日上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斂

以袞冕之服溫明祕器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太官朝夕
送祭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詔贈假黃鉞
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綬綬具九服錫命之
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虎
賁班劍百人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喪葬送儀並依
漢東平王蒼故事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吾無後當
共相勉勵篤睦爲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
自然理無足以相陵侮勤學行守基業修閨庭尚閑素
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
情也三日施靈唯香火盤水干飯酒脯楨榔而已朔望

南史卷四十二 列傳 八
菜食一盤加以苾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
乘輿扇繖翊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于飯檟擲便
足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爲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
環刀一口作冢每令深一二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
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
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爲功德子廉等
號泣奉行武帝哀痛特至蔬食積旬太官朝送祭奠敕
王融爲銘云半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
欲言也至其年十二月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上便歔
歔流涕薨薨後第庫無見錢武帝敕貨雜物服飾數百

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土崩乃省嶷性況愛
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
之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
十而已嶷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太
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癰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
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曾中
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
文季祕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
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
玉手板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閤

直兵倒地仍失手板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
張穆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賤欲率荆江湘三州
僚吏建碑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又與右率沈約書
請爲文約荅曰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
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
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內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
此約間聞鄙人名不入第歛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
命慙顏已不覺汗之霑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
及太子詹事孔珪爲文妃庾氏有女功婦德疑甚重之
宋時武帝及疑位宦尚輕家又貧薄庾氏常徹已損身
以相營奉兄弟每行來公事晚還饑疲躬營飲食未嘗
不迎時先辦雖豐儉隨事而香淨適口穆皇后不自營
又不整潔上亦以此貴之又不如忌疑倍加敬重疑薨
後少時亦亡

子廉字景藹初疑養魚復侯子響爲嗣子子廉封永新
侯子響還本子子廉爲世子位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
將軍善撫諸弟十一年卒贈侍中謚哀世子子元琳嗣
梁武受禪詔曰豫章王元琳故竟陵王昭胄子同齊氏
宗國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傳于後降封新塗侯
子廉弟子恪字景冲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

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建武中爲吳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反奉子恪爲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大醫煮椒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臥主書單景雋啓依旨斃之徽孚堅執曰事須更審爾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徽孚以荅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東昏卽位爲侍中中興二年爲相國諮議參軍梁天監元年降爵爲子位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季範等嘗因事入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鳩毒所遺唯景和一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在濫相繼于時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

可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國祚
例不靈長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在時我
與卿兄弟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
周旋者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其苦
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
是情同一體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且建
武屠滅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耻亦是爲卿兄弟
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
豈得不釋戈推奉我今爲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
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

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
天下亦不復可得况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
答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
行此政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入事晉武爲
晉室忠臣此卽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
期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闈人趙
叔祖天監初入臺爲齋帥在壽光省武帝呼問曰汝比
見北第諸郎不若是道我此意今日雖是革代情同一
家但今盤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非唯在我未宜我
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

祖卽出具宣救意子恪會通三年累遷都官尚書四年
轉吏部大通二年出爲吳郡太守卒官諡曰恭子子恪
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
暉子恪常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
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亦涉學頗屬文隨棄
其本故不傳文集子恪次弟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
官無定準素姓三公長子一人爲員外郎建武中子操
解褐爲給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爲例永泰元年兄南康
侯子恪爲吳郡太守避王敬則難歸以子操爲吳郡太
守永元中爲黃門郎子操弟子範字景則齊永明中封
祁陽縣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爲子位司徒主簿
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累遷
大司馬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
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
蔡遠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具草後爲臨賀王正
德長史正德遷丹陽尹復爲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
官十餘年不出蕃府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
爲到府賤曰上蕃首僚於茲再忝河南雖伏自此重叨
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釐子範少與弟
子顯子雲才名畧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優

劣每讀漢書杜緩傳云六弟五人至大官唯守弟欽官不至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已也後爲祕書監簡文卽位召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製哀策文理哀切帝謂武林侯蕭諮曰此段莊陵萬事零落唯哀冊尚有典刑敕賚米千石子範無居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賊平元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子滂確並少有文章簡文在東宮時嘗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並預焉滂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位司徒右長史魏平江陵入長安滂弟乾字思暢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

父子雲之法九歲補國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之仕梁爲宣城王諮議參軍陳武帝鎮南徐州引爲司空從事中郎及受命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雷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立砦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以逆順謂曰昔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濟風髣髴在目卿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示以逆順所在款附其年就除建安太守天嘉二年雷異反陳寶應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應時閩中宰守並

受寶應署置乾獨不屈徙居郊野及寶應平都督章昭
達以聞文帝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卒諡靜子

子顯字景陽子範弟也幼聰慧嶷偏愛之七歲封寧都
縣侯梁天監初降爲子位太尉錄事參軍子顯身長八
尺狀貌甚雅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
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
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詔付
祕閣累遷邵陵王友後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
侍中梁武帝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
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

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
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爲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
武帝製孝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
十人又啓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記遷國子祭酒加侍
中於學遞述武帝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
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爲
伎社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
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然簡文素
重其爲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簡文
謂坐客曰常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書其見

重如此出爲吳興太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中書
令及請謚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爲自序
其畧云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卽楚之唐
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
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
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賈傅崔
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
人天監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
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旣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
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

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
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
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
卷曾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子序愷
並少知名序太清中位中庶子卒愷太子家令愷才學
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
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
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與湘東王令曰王筠
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太學博士
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畧未當以愷博學

南史卷四十二
列傳
子雲
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太清中卒於侍中子顯

弟子雲
子雲字景喬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
章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爲子及長勤學有文藻弱
冠撰晉書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表奏之詔付祕閣
子雲性沈靜不樂仕進風神閑廣任性不羣夏月對賓
客恒自裸袒而兄弟不睦乃至吉凶不相弔問時論以
此少之年三十方起家爲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
新記奏之敕賜束帛累遷丹陽郡丞湘東王繹爲丹陽
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中大通三年爲臨川內史在
郢以和理稱人吏悅之還除散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
酒梁初郊廟未革牲牲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
啓宜改之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
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
章殘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敕並施用子
雲善草隸爲時楷法自云善效鐘元常王逸少而微變
字體嘗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
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
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畧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始
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畧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

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帝嘗
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
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
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爲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
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荅曰侍中尺
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船
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荅餉不
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酬荅太清元年復爲侍
中國子祭酒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官城失
守奔晉陵餒卒于顯雲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

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
草隸時人比之衛恒衛瓘武帝嘗使特書及奏帝曰子
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於父位太子舍人海
鹽令坐享免先子雲卒遺啓簡文求爲墓誌銘帝爲製
銘焉

子雲弟子暉字景光少涉學亦有文才性恬靜寡嗜慾
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爲講賦奏之甚見賞卒
於驃騎長史

南史卷四十二終

南史卷四十二終

南史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李延壽撰

齊高帝諸子下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警悟美言笑
善容止仕宋位給事黃門侍郎南兗州刺史留心吏事
自下莫不肅然令行禁止高帝踐阼為雍州刺史加都
督封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

南史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李延壽撰

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邪乃復求
利改授都督揚州刺史莅事聰敏府州曹局皆重是以
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永明元年爲
侍中驃騎將軍五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
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靡
及薨朝野莫不惋惜贈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永
元初爲侍中入梁爲高平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爲
黃門侍郎謀反兄弟並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勇爲高帝
所愛昇明二年代兄映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
馬初沈攸之事起晃多從武容赫奕都街時人爲之語
曰煥煥蕭四繳其年遷西中郎將豫州刺史監三州諸
軍事高帝踐阼晃每陳政事輒爲典籤所裁晃殺之上
大怒手詔賜杖遷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武帝爲皇太子
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鬪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
不悅臨崩以晃屬武帝處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永明元
年以晃爲都督南徐州刺史入爲中書監時禁諸王蓄
伎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
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之江中帝聞之
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

南史卷四十三
卷二
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見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
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圖佗族豈得乘其
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見亦不見親寵當時
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後拜車騎將軍侍中
薨贈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嘗幸鍾山見從駕以馬稍刺
道邊枯蘗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
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
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
此意故謚曰威

武陵昭王畢字宣昭高帝第五子也母羅氏從高帝在
淮陰以罪誅畢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每慟吐血高帝
敕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濟汝可與共住每抑割
之三昧畢小字也故畢見愛高帝雖爲方伯而居處甚
貧諸子學書無紙筆畢常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
工篆法少時又無棊局乃破荻爲片縱橫以爲棊局指
點行勢遂至名品性剛穎雋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
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
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
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二年爲會稽太守加都督
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爲畢講五經武帝卽位歷中書令

祠部尚書巫覡或言畢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粹帝笑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帝不悅性輕財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都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與參佐賓僚共之常曰兄作天子何畏弟無錢居止附身所須而已名後堂山爲首陽蓋怨貧薄也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碁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獻王謂畢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畢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疎婞偏不知悔好文章射爲當時獨絕琅邪王瞻亦稱善射而不及畢也武帝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召畢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仍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坐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嶷曰阿五常曰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文又上舉酒勸畢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答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爲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爲樂顧臨川王映王邸亦有嘉名否映曰臣好栖靜因以爲稱又問畢畢曰臣山卑不曾栖靈昭景唯有薇蕨直號首陽山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久之出爲江州刺史上以畢方出鎮求其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旨

畢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啓畢得失徵還爲左戶尚書遷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畢獨後來主已還便殿聞畢至引見問之畢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爲通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畢衣單進襦於畢畢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詣畢畢留儉設食盤中菘菜鮑魚而已儉重其率真爲飽食盡歡而去尋爲丹陽尹始不復置行事自得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武帝臨崩遺詔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至衆論喧疑畢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立太孫及鬱林立甚見馮賴隆昌元年薨贈司空班劔二十人

安成恭王暠字宣曜高帝第六子也性清和多疾歷位南中郎將江州刺史侍中領步兵校尉中書令永明元年爲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及夏薨鄱陽王鏘字宣韶高帝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卽位爲雍州刺史加都督武帝服除鏘方還始入覲拜流涕

武帝愕然問其故鏘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奉顏色聖顏損瘦所以泣耳武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陽尹永明十年爲領軍將軍鏘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章有寵於武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爲鏘在官理事無擁當時稱之車駕游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疑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左僕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雍容得物情爲鬱林依信鬱林心疑明帝諸王問訊獨留鏘謂白聞鬱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鏘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朓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轡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方旣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問叩頭勸鏘立事

南史卷四十三
齊本紀第三
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
籤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
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關排牆
叫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鏘字宣朗高帝第八子也永明七年爲中書令
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鏘好名理人稱爲鄱
桂鏘清羸有冷疾常枕臥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
偏談遇其賞與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隆
昌元年加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二人鄱陽王見害
鏘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
及出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棕曰吾前日觀王王泣
涕嗚咽而鄱陽隨郡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
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性聰警年八歲喪
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
撫其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高帝
亦悲不自勝初封廣興郡王袁彖時爲祕書丞早有令
譽高帝盛重鑑乃以彖爲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
州刺史皆以良將爲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
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一臨州劉亮爲刺史齋前石

榴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朱諸劉滅亡
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朱當滅滅後有王勝熹來
作此州冀爾時蜀土平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嘗入去
吾命終因臥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
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
諸將爲益州始以鑑爲益州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
鼓吹一部勝熹反語爲始與碩言於此乃驗先是劫帥
韓武方常聚黨千餘人斷流爲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
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棕等咸請殺之鑑
曰武方爲暴積年所在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
以勸善於是啓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
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
徵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爲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
籤張曇哲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
奉書貢遺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
曇哲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居二日曇哲還說顯
達遣家累已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時年十四
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
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允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鑑言
辭和辯仲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爲盛事州城北門常閉

不謂鑑問其故於虞悰悰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
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鍵且在德
不在門卽令開之戎夷慕義自是清謐於州園地得古
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
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蠶蛇形者數斗又以朱沙爲
阜水銀爲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
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
同乃遣功曹何佇爲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清
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常
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土時有廣漢什邡
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
尺四寸圓如筒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
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
跪注淳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
節樂也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九
年爲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上以與鑑又別車
駕幸石頭宴會賞賜尋遷左衛將軍未拜遇疾上爲南
康王子琳起青陽巷第新成車駕與後宮幸第樂飲其
日鑑疾上遣騎詔問疾相繼爲之止樂尋薨
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

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窓塵而先畫塵上學爲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卽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買圖籍暮月之間始將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覲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鄒陽王鏘曰闍黎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其旣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鏘曰昔鄒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爲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祜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爲益州置酒告别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工書爲當時蕃王所推南郡主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闍黎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闍黎鋒小名也隆昌元年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祕書監及明帝知權蕃邸危懼江祜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七

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歎曰江祗遂復爲混沌書
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
平生哉當時以爲話言常忽忽不樂著脩栢賦以見志
曰旣殊羣而抗立亦舍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
下而爲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
於當年庶後凋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
之意逼之行事典籤故不遂也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
才力可委之意鋒答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
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
殺諸王鋒與書詰責左右不爲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
第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
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江敷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
不得不鋤其脩栢之賦乎

南平王銳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也位左戶尚書朝直
勤謹未嘗屬疾永明七年出爲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延
興元年明帝作輔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遣湘州
銳防閣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
兵匡社稷誰敢不同銳典籤叱左右斬之銳見害伯玉
下獄誅

宜都王鐸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歲喪母及有

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
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
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
不歔歔清悟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爲南豫州刺史都督
二州軍事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每爲籤帥所
制立意多不得行州鎮姑熟于時人發桓溫女冢得金
巾箱織金篋爲嚴器又有金蠶銀璽等物甚多條以啓
聞鬱林敕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
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脩復織毫不犯年十歲
時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柵欄屏風倒壓
其背神色不異言談無礙亦不顧視彌善射常以朔的
大罽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
十發十中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
晏駕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在內不無使役旣先朝遺
旨何忍而違及延興元年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鏗聞
之馮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爲已
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
顯賫藥往夜進聽事正逢八關齋鏗上高坐謂文顯曰
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云出不獲已於
是仰藥時年十八身長七尺鏗狀似兄焜咸以國器許

南史卷四十三
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初鏗出閣時年七歲陶弘景
爲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
然言別云某日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
幽中事多祕不出覺後卽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
弘景因著夢記云

晉熙王銖字宣攸高帝第十八子也隆昌元年位郢州
刺史延興元年見害

河東王鉉字宣胤高帝第十九子也母張氏有寵於高
帝鉉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臨崩以屬武帝武帝甚加
意焉爲納柳世隆女爲妃武帝與羣臣看新婦流涕不

自勝豫章王嶷亦哽咽及明帝誅高帝諸子以鉉高帝
所愛亦以才弱年幼故得全初鉉年三四歲高帝嘗書
臥纏髮鉉上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鉉及崩後
鉉以寶函盛繩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人才甚凡而有
此一至建武中高武子孫憂疑鉉朝見常鞠躬俯僂不
敢正行直視尋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
以謀立鉉爲名鉉免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
永泰元年明帝暴疾甚乃見害聞收至欣然曰死生命
也終不數建安乞爲奴而不得仰藥而卒鉉二子在孩
抱亦見殺

論曰豫章文獻王珪璋之質夙表天姿行已所安率由忠敬雖代宗之議早隆皇矚而天倫之愛無虧永明故知爲仁由已不虛言也自宋受晉終馬氏遂爲廢姓齊受宋禪劉宗盡見誅夷梁武革齊弗取前轍子恪兄弟金皆錄用雖見梁武之弘裕亦表文獻之餘慶昔陳思表云權之所存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原夫此言實存固本然就國之典旣隨代革卿士入朝作貴蕃輔皇王託體同稟尊極仕無常資秩有恒數禮地兼隆易生猜疑武帝顧命情深尊嫡密圖遠算意在求安以明帝同起布衣用存顧託遂韜永命於近戚寄重任於疎親以爲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固支庶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洵隆家國曾不慮機能還衡權可制衆宗族殲滅一至於斯曹植之言遠有致矣

南史卷四十三終

南史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李延壽撰

齊武帝諸子

文惠諸子

明帝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
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
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

南史卷四十四
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
生南海王子罕傅克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
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
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
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第
十五第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繼衡陽元王後

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也武帝
年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爲高帝所愛宋元徽末
除祕書郎不拜板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事寧
武帝遣太子還都高帝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

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謂荀伯玉
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直
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時履行轉祕書丞以與宣
帝諱同不就歷中書黃門侍郎昇明三年高帝將受禪
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出太子爲雍州刺史加
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尉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
皇孫封王始自此也先是梁州刺史范栢年頗著威名
沈攸之事起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玄邈
已至栢年遲回魏興不肯下太子慮其爲變乃遣說之
許啓爲府長史及至襄陽因執誅之二年徵爲侍中中

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
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間君所主
夫人喪太子嫡婦言國君爲此三人爲主喪也今鑿輿
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郡以下
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經移立
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旣一宮之主自應以
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旣當成服之日吉凶不相干宜以
哀憤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
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爲可安又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
應計閏儉又議以爲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

秋致譏故先儒暮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
以吳商云舍閏以正暮允協情理沒閏之理固在言先
並從之武帝卽位爲皇太子初高帝好左氏春秋太子
承旨諷誦以爲口實及正位東儲善立名尚解聲律工
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盃從容有風儀音韻和辨引
接朝士人人自以爲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會稽虞炎
濟陽范岫汝南周顥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應對左
右而武人畧陽垣歷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當時以
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平原劉孝慶河東王世
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黃嗣祖魚文康絢之徒並爲後來

名將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命太子僕
周顥撰爲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
坐問少傅王儉曲禮云無不敬義儉及竟陵王子良等
各有酬答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一十人
金以筆對太子問王儉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
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當相佐儉曰乾健震動天以
運爲德故言帝出乎震儉又諮太子孝經仲尼居曾子
侍義臨川王映諮孝爲德本義太子金應機酬答甚有
條貫明年上將訊丹陽所領囚爲南北二百里內獄詔
太子於玄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

好游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
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人而性頗奢麗宮內殿
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
其中起出土山池園樓觀塔宇窮奇極麗費以千萬多
聚異石妙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旁列脩竹外施高
郭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郭蔽須臾成立若應
毀撤應手遷徙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彩金翠
過於雉頭遠矣以晉明帝爲太子時立西池乃啓武帝
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
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築役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

者傾都上性雖嚴太子所爲無敢啓者後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之由是見責太子素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上終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虎賁雲罕之屬上嘗幸東宮忽忽不暇藏輦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時爲給事中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政當掃墓待喪耳乃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爲有古人風十年豫章王疑廢太子見上友于旣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二年

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於東宮崇明殿時年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宮得參政事內外百姓私感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焉上幸東宮上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之服謚曰文惠葬崇安陵有司奏御服葦朝臣齊衰三月南郡國臣齊衰葦臨汝曲江國臣金不服六宮不從服武帝復行東宮見太子服玩過制大怒敕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處爲崇虛館鬱林立追尊爲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後明帝立東大相誅

害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
爲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
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孀今
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卽召后還縣仕宋爲邵陵王友
時宋道衰謝諸王微弱故不廢此官昇明三年爲會稽
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
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後勞擾高
帝踐阼子良陳之請息其弊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朱百
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獨一人給其薪蘇郡閭

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
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
表仁菲食旌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篔而巳
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
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爲丹陽尹開私倉振屬縣貧
人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
南郡王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以爲禮有倫序義
無徒設如今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旣乖卽心無取
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遠還之子自應開並別門

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替而毀庶子在家亦不待嫡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奠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軍線縹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不對客從之武帝卽位封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永明二年爲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向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請原除逋租又陳寬刑

息役輕賦省徭并陳泉鑄歲遠類多剪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輸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捶葦相驅尋完者爲用旣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人每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劔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畧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武帝好射雉子良啓諫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武帝爲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復射雉子良復諫前

後所陳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勸人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八年給三望車九年都下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振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解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武帝不豫詔子良甲僕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講經武帝爲

感夢見優曇鉢花子良案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花挿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太孫間日入參武帝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遣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明帝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旣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殿西階之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劔爲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

元年加殊禮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
州其年疾之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
無算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
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斂以衮冕之服東
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追崇
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
綠綬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
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
虎賁班劔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嶷
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礪山悲感

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及薨遂
葬焉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子良
既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惠曉於邨門逢袁象問之曰近
者云云定復何謂王融見殺而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
云竟陵不永天年有之乎荅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
牙柱石之臣都盡命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
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爲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
斷事以至於此道路之談自爲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
政當瀝耳聽之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
不行子昭冑嗣

昭胄字景胤汎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境邊魏永
元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
吳郡明帝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
陵公寶覽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敕人各兩左右
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並將加害賴
子恪至乃免自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
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胄懲往時
之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爲道人崔慧景
舉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敗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
王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爲身計子良故防閣

桑偃爲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
胄許事剋用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以寅有部曲大事
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松許諾又張
欣泰嘗爲雍州亦有部曲昭胄又遣房天寶以謀告之
欣泰聞命響應蕭寅左右華永達知其謀以告御刀朱
光尚光尚挾左道以惑東昏因謂東昏曰昨見蔣王云
巴陵王在外結黨欲反須官出行仍從萬春門入事不
可量時東昏日游走聞此說大懼不復出四十餘日偃
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爲不
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

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麴騰中得其事迹昭胄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梁受禪降封昭胄子同爲監利侯同弟賁字文奐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得一府歡心及亂王爲檄賁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氊帳廼曰聖製此句非爲過似如體目朝廷非關序賊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又追戮賁尸乃著懷舊傳以謗之極言

毀

蟲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郡公武帝卽位爲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又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徙都督荊州刺史始興王爲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瑋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燈金薄裏箭脚亦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專輒作者當得痛杖又曰汝比令讀學今年轉成長學旣未得敕如風過耳使吾失氣永明十年爲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上聞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隆昌元年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置兵佐鄱陽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爲司徒所居屋梁
柱際血出溜於地旬日而見殺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
子響後嶷有子表留爲嫡武帝卽位爲南彭城臨淮二
郡太守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
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旣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
忿拳打車壁武帝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六年有
司奏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爲都督荊州刺
史直閣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嘗要與同行蠻曰殿下
癩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癩上

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蘊藉乃改名爲仲舒謂
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荅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
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子響
少好武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數在內齋殺牛置
酒與之聚樂令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
劉寅等連名密啓上敕精檢寅等懼欲祕之子響聞臺
使不見敕乃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念殷暹
粲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脩之王賢宗魏景深等俱入
於琴臺下併斬之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
尹畧中書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羣小敕子

南史卷四十一
列傳
響若來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
洲子響曰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
不作賊直是麤疎今便單舸還闕何築城見捉邪尹畧
獨荅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聞之唯灑泣又送牛
數十頭酒二百石果饌三十輿畧棄之江流子響膽力
之士王衡天不勝忿乃率黨度洲攻壘斬畧而諧之法
亮單舸奔逸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之子響卽
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中流下都初順之將發
文惠太子素忌子響密遣不許還令便爲之所子響及
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有司奏絕子

響屬籍賜爲蛸氏子響密作啓數紙燕妃王氏裙腰中
具自申明云輕舫還闕不得此苦之深唯願矜憐無使
竹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上心甚
怪恨百日於華林爲子響作齋上自行香對諸朝士嘔
噀及見順之嗚咽移時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
見一媛蹙眉悲鳴問後堂丞此媛何意荅曰媛子前日
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響歎欷良久
不自勝順之慙懼感病遂以憂卒於是豫章王嶷上表
曰故庶人蛸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朝取陷
凶德身膏草野未云塞釁但歸罪司戮迷而知返撫事

南史卷四十四
列傳
三十一
惟往載傷心目伏願一下天矜使得旋空餘麓豈伊窮
骸被德實且天下歸仁上不許貶爲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先是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而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孫爲慈孫婦爲慈婦姑爲慈姑宜制暮年服從之十年位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加車騎將軍隆昌元年遷都督南兖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諸蕃王遣中護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初子敬爲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爲太子代太孫子敬與太孫俱

入參畢同出武帝目送子敬良久曰阿五鈍由此代換之意乃息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諸子中最爲清恬有意思廉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鬘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鏡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永明五年爲南兖州刺史文監五州軍事六年徙監湘州刺史八年撰春秋例苑二十卷奏之武帝敕付祕閣十一年爲都督雍州刺史以加鼓吹一部豫章

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去天之啓求所好書
武帝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爲深心賜以杜預手所
定左傳及古今善言隆昌元年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
史敕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陳顯
達時屯襄陽入別子懋謂之曰朝廷命身單身而反身
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
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敕旨顯達因辭
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
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周英防閣陸
超之議傳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

爲義鬼防閣董僧慧攘袂曰此州雖小孝武亦嘗用之
今以勤王之師橫長江指北闕以詰鬱林之過誰能對
之於是部分兵將入匡社稷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
阮報同產弟于瑤之爲計瑤之馳告明帝於是纂嚴遣
中護軍王玄邈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王裴叔
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
百人守盆城叔業泝流直上襲盆城子懋先已具船於
稽亭渚聞叔業得盆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
人皆勇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告子懋曰今還都
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旣不出兵攻

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
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
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唯
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內子懋聞之歎曰不
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皆自入齋子懋笑
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梟獍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
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僧慧號哭大盡哀爲喪殯董
僧慧丹陽姑熟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節義好讀書甚
驍果能反手於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玄邈知其
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議古人
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爲主人死不恨矣願至王
人大斂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邈義而許之還具白
明帝乃配東冶言及九江時事輒悲不自勝子懋子昭
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以金
假人崎嶇得至僧慧覩書對錢曰此郎君書也悲慟而
卒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爲子懋所知子懋旣敗于琳
之勸其逃亡荅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
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因將
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
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

其節後爲殞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折
卽死聞之者莫不以爲有天道焉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
尚書令王儉女爲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
東阿也永明八年爲都督荊州刺史隆昌元年爲侍中
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
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
以服自銷損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中
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文集
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武帝第九子也永明七年累遷郢
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
元年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牀
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
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十年爲會稽太守督五郡軍
事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歎之建武元年爲撫
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湛子明及弟子罕子貞同
謀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母樂容

華有寵故武帝留心母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爲燈續照夜此續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爲孝感所致王簿劉驥及侍讀賀子喬爲之賦頌當時以爲美談建武元年位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永明十年爲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卽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延興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琅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卽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卽可辦若委伯茂

一小吏力耳旣而伯茂手自執鳩逼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先是高帝武帝爲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覲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權重蕃君武陵王暉爲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籤趙渥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暉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戡琅邪

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
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秀後輒取子屣屐飲器等供
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邵陵
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荅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
明欲送書參侍讀鮑僎病典籤吳脩之不許曰應諮行
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衣求食必須諮訪永明
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羣臣曰子
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武帝
問其故荅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
皆諮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

刺史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
范雲荅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使便有倍本之
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明帝誅異已者諸王見害
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
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也建武二年見誅
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喬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誅武帝諸
子唯子岳及第六人在後時呼爲七王朔望入朝上還
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

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
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嗚咽涕
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武帝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
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武帝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
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盛寵
後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舊賜玉鳳凰荀時始爲采
女得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爲昭華

乎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
之羣臣奉寶物名好盡直數百金武帝爲之報答亦如
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旣而以宣城屬
揚州不欲爲王國改封南康公褚綦爲巴東公以南康
爲王國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也母謝無寵武
帝度爲尼明帝卽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
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
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

龍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其夢方驗永泰元年子夏
誅年七歲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廢帝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
生廢帝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林王昭秀褚氏生桂
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即位封臨海
郡王隆昌元年為都督荊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為車騎
將軍明帝建武二年改封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
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封永嘉郡王延興

元年出為荊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三年改封桂陽王四
年為太常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廢帝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
鄱陽王寶寅和帝殷貴妃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
嵩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脩許淑
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
年封晉安郡王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止加除授
為都督揚州刺史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為右將軍
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東昏即

南史卷四十四
列傳 三十一
位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扶永泰元年爲都督揚州刺史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爲侍中司空梁武平建鄴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爲太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於自遠時人皆云此寶錄也梁受禪封謝沐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封江夏郡王東昏卽位爲都督南徐兗二州刺史寶玄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被誅離絕東昏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望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慧景將度

江寶玄密與相應開門納慧景乘八擗輿手執絳麾幟隨慧景至都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封和帝卽位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鄱陽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東昏卽位爲都督郢州刺史永元二年爲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
事於新亭殺臺內諸王帥難作之日并前南譙太守王
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內將吏去車腳載寶寅向臺城百
姓數十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
上人射之衆棄寶寅走寶寅逃三日戎服詣草市尉
尉馳以啓帝帝迎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制不自由帝
笑乃復爵位宣德太后臨朝改封寶寅鄱陽王中興二
年謀反奔魏

邵陵王寶脩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
郡王二年改封中興二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中興元年和帝以
爲中書令二年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中興二年誅

論曰守器之重邦家所爲觀文惠之在東儲固已有虧
令德尚令負荷斯集猶當及於禍敗况先期夙隕愆失
已彰而武帝不以擇賢傳之昏孽推此而論有冥數矣
子良物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於災非止自
致喪亡乃至宗祀覆滅哀哉夫帝王子弟生長尊貴情
僞之事不經耳目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
陋猶多齊氏諸王並幼踐方岳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

勞舊左右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
應聞啓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
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
未接下倉卒一朝事難總集望其擇位扶危不可得矣
路温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及在齊
而彌弊寶玄親兼一體欣受家殃曾不知執柯所指附
萼相從而敗以此而圖萬事未知其髮髯也

南史卷四十四終

